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五十八

起重光赤奮若七月盡玄
默攝提格凡一年有奇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中

長慶元年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

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

韋雍

欲以柳公綽治京兆之體治幽燕然公綽行之則可肅
清輦轂韋雍行之則召禍興戎所居之地不同也貫讀

曰雍以白弘靖弘靖命軍虞侯繫治之治直是夕士卒

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貨財婦

女囚弘靖於薊門館薊門館幽州驛館也殺幕僚韋雍張宗元考

異曰舊傳作張宗厚今從實錄崔仲卿鄭塤塤許元翻都虞侯劉操押牙張

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弘靖請改心事之

凡三請弘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

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洄奉以為留

後帥所類翻洄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臥家自辭老病

將即亮翻

請使克融為之衆從之

或問當亂軍相率詣館謝弘靖之時弘靖若能以任迪簡行於

中山者行之可以弭亂乎曰否迪簡能與其下同甘苦弘靖驕貴簡默弘靖婦女為兵所掠僚佐為兵所殺使燕人果能改心以事弘靖亦徒建節帥空名於悍將兇卒之上耳悍兇憑陵無所不至祇重辱而已衆以

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

殺之

考異曰實錄徹到職纔數日軍人不之殺與弘靖同館處之後數日軍人恐徹與弘靖為謀將移

之他所徹自疑就戮因抗聲大罵復遇害舊傳曰續有張徹者自遠使迴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將引置館中徹不知其心遂索弘靖所在大罵軍人亦為亂兵所殺韓愈徹墓誌曰徹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二年今牛宰相為中丞奏君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臣始至孤怯須彊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

之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因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以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鵙鴟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開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據舊傳徹以弘靖因時被殺實錄云後數日墓誌云居月餘三書各不同按此月丁巳弘靖已貶官月餘則離幽州今從實錄參以墓誌余謂韓愈墓誌能紀張徹所以罵賊之言實錄及舊傳能原張徹所以罵賊之心若其月日則考異已有所去取矣

壬子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赦天下 甲

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巳貶張弘靖為賓客分司

貶為太子

賓客分司
東都也

已未再貶吉州刺史

考異曰舊傳貶撫州刺史按明年乃改撫州

今從
實錄

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為盧龍節度使悟以朱

克融方彊奏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為昭

義節度使

辛酉太和公主發長安

初田弘正受詔

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

憲宗之世田弘正兩出兵攻鎮

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

糧賜

舊制諸鎮兵出境度支給其衣糧

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倭性剛褊

無遠慮

俊力曾翻

以為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

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

考異曰舊弘正傳七月歸卒於魏州王

庭湊傳云六月魏兵還鎮崔倭傳曰遣魏卒還鎮不數日而鎮州亂今從之

倭沔之孫也

崔沔

開元初名臣

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

為侈靡

弘正兄弟子姪皆仕於朝分居東西兩都

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

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

屬之欲翻

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

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

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之種也

庭湊曾祖五哥之驍果善

關王武俊養以為子故冒姓王氏阿

性果悍陰狡

悍下罕翻

布思者天寶中以及誅種章勇翻

又侯翻挑也

尚以魏

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夜庭湊結牙兵譟於府署

殺弘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

從才用翻下再從同

廷湊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惟

澄以聞朝廷震駭崔俊於崔植為再從兄故時人莫敢

言其罪初朝廷易置魏鎮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

言以為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鎮州亂上賜元卿

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為涇原節度使

楊元卿以言驗受賞然無救於鎮州

之亂者古之明君不徒賞言者而已其言可行必先從而行之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

州壬申莫州都虞侯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

吳暉不知所在

莫州北接幽薊故先陷

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

刺史王進峯分兵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弘正

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

樂者

樂音洛

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

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

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

唯遺

季翻

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勲

謂平朱泚也

吾又以之平蔡

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為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

而行

屏必郢翻又卑正翻從才用翻

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

而入居于堊室

被皮義翻號戶刀翻堊過各翻白埴也按間傳父母之喪居倚廬齊衰之喪居

聖室孔穎達正義曰斬衰居倚廬齊衰居聖室論其正耳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則雜記云大夫居倚廬士居聖室是士服斬衰而居聖室田布父為鎮人所殺寢苦枕戈之時也今居聖室蓋用士禮也月俸千

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

老者兄事之

以田布所為宜可以得魏卒之心而卒不濟者人心已搖而布之威略不振也丙

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及監軍僚佐送幽州囚

於客館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詔魏博

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

湊執迷不復宜即進討成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

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已卯以深州刺史牛元

翼為深冀節度使

深州南至冀州八十五里

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

造為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

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

也

高祖起兵溫大雅掌書翰

已丑以裴度為幽鎮兩道招撫使癸巳

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 九月乙巳相州軍亂殺刺

史邢漣

漣音楚

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庚

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 壬子朱克融焚

掠易州涑水遂城滿城

涑水漢涿郡道縣地隋開皇元年以范陽為道更置范陽縣於

此地六年改范陽曰固安八年廢十年又置永陽縣十八年又改為涑水周官職方其浸涑易蓋因涑水以名

縣也涑音來遂城漢北新城縣地屬中山國後魏置南營州於其地置五郡十都後省併為昌黎一郡領永樂

新昌二縣隋廢郡因舊有武遂縣置遂城縣唐屬易州宋以遂城縣置威虜軍金以縣置遂州以滿城縣屬保

州

自定兩稅以來

定兩稅見二百二十卷德宗建中元年

錢日重物日

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

陵以為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

貿音茂流散謂

錢流布於天下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

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

新志云天寶末天下鑪九十九絳州三十楊潤宣鄂

蔚皆十益柳皆五洋州三定州一蓋天寶末又加多於開元矣

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

萬又積於商賈之室

賈音古

及流入四夷又大厯以前淄

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

今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

馬於虔翻

今宜

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

積子賜翻

及

出塞者

錢出邊關則流入於夷狄

則錢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令兩稅

皆輸布絲纊獨鹽酒課用錢冬十月丙寅以鹽鐵轉

運使刑部尚書王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使職如故
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以裴度為

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

事權倖得進時幽鎮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

速成宦官薦叔良以為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

為杜叔良喪師

張本以牛元翼為成德節度使 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

十七人與吐蕃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劉元鼎與訥羅入

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

吐蕃國有大相副相史因亦以宰相書之

乙亥

以沂州刺史王智興為武寧節度副使先是副使皆以

文吏為之

先悉薦翻

上聞智興有勇略欲用之於河北故以

是寵之

為王智興逐其帥崔羣張本

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

故關以討王庭湊

承天軍當在遼州界故關即壤子關也宋朝廢遼州以平城和順二縣為

鎮以并州之樂平平定二縣為平定軍二鎮屬焉以承天軍為寨屬平定縣平定唐之廣陽縣也按沈存中筆談鎮州通河東有兩路飛狐路在大茂山之西大茂山恒山之岑也自銀治寨北出倒馬關却自石門子今水鋪入鉞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自石晉割地與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為界此路已不通惟北寨西出承天關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峻宋白曰承天軍太原東鄙土門路所衝也

朱克融遣兵寇蔚

州端州西南至蔚州二百四十里蔚紆勿翻戊寅王庭湊遣兵寇貝州

已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敗補邁翻殺千

餘人庚辰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

陽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

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柵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

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

元稹交結大閹變其素守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

憲宗之過也稹止忍翻

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復扶又翻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

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

之狀

沮在呂翻環音怪比毗至翻

以為逆豎構亂震驚山東

逆豎指王庭湊

等

姦臣作朋撓敗國政

姦臣指元稹等撓奴教翻敗補邁翻屈也

陛下欲掃

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

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闡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

小禁闡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

悟制斷無以驅除

斷丁亂翻

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

無不憤忿

憤懣也忿怒也

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

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自

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

楚參

替翻差楚宜翻參差不齊也

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奸臣抑損之

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讐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

面陳軍事

傳林德翻乘傳乘驛馬也

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百

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

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

羈馬絡頭也牽牛綱也諭

以牛馬動為人所制

意見悉遭蔽塞

塞悉則翻

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

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于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

上時掌翻

上雖不

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積為工部侍郎積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為相積及于方張本

宿州刺史

李直臣坐賊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

為于偽翻

御史中丞

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

才者無過溫衣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

時王庭湊

圍牛元翼於深州

諸軍倚重胤獨當幽鎮東南

橫海當鎮州之東幽州之南

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以杜叔良為橫海節度使徙重胤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靈武節度使

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大石山下

敗補邁翻大石山在魯州東南

魯州六胡州之一也在靈夏西河曲之地

十一月辛酉淄青節度使薛平

奏突將馬廷崙作亂伏誅

音 崙 魚 翻

時幽鎮兵攻棣州平遣

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
宵潰推廷崙為主行且收兵至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
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
逆戰大破之斬廷崙其黨死者數千人

考異曰河南記曰韓國公之

節制青州也長慶元年詔徵數道兵馬且問罪於常山
平盧發二千餘人駐于無棣臨當回戈青州所駐兵部
內隊長有馬士端者殺其首領遂驅所部士卒兼招召
迫脅比到博昌已萬餘人便謀入青州有日矣韓公聞
之便議除討大將等進計曰彼賊者兇頑一卒無經遠
之謀可令紹以尚書已赴闕庭三軍將吏皆延頸以待

留後賊必信之懈然無備可伏甲而虜之韓公大然其策於是賊心不復疑戴翌日引兵而來遂於城北三十餘里三面伏兵賊衆果陷於我圍信旗一麾步騎雲合賊衆驚擾不知所為悉皆降伏遂令投戈釋甲驅入青州矯令還家待以不死遂條其數目明立簿書三千二千各屯一處霜刀齊發蟻衆湯消二萬餘人同命一日賊帥馬士端潰圍奔走尋於鄒平渡口追獲磔於城北於是具列其狀以上聞旋除左僕射據實錄作馬廷峯舊傳作馬狼兒河南記作馬士端今名從實錄事從舊傳明年二月平加僕射舊傳云封魏國公河南記作韓誤公恐

橫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

輒北鎮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

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

博野漢涿郡蠡吾縣之地後漢分置博陵縣後魏改為博野唐

屬深州宋為永寧軍治所宋白曰
雍熙四年於博野縣置寧邊軍

失亡七千餘人叔良

脫身還營喪其旌節

喪息浪翻

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

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

望都漢縣屬中山郡張晏曰都山在縣南堯母慶都

所居堯山在縣北登堯山望見都山故以望都為名北齊併望都入北平唐武德四年復置望都縣屬定州九

域志縣在州東北六十里北平亦漢古縣唐屬定州九域志在州北九十里宋白曰定州北平縣漢曲逆縣地

後漢改蒲陰後魏孝昌中於今縣東北二十里置北平郡於北平城唐為北平縣按漢志北平縣屬中山國敗

翻補邁

斬獲萬餘人

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為忠

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自憲宗征

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

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

藏徂浪翻支持也當也

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朱克融為平

盧節度使

平盧當作盧龍

戊子義武奏破莫州清源等三柵

斬獲千餘人

柵側革翻

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

弓高縣宋朝為永靜軍地先悉薦翻

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

使大詬怒

詬許侯翻又古侯翻

賊謀知之

謀達協翻

他日偽遣人為中

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

史言唐宦

者陵轢守禦捍敵之臣使之失守

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

為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

考異曰白集作七

八十萬計無此數恐是十七八萬誤耳

四面攻圍已踰半年王師無功賊

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

深州西南

皆逼於王庭湊惟恃弓高以通橫海之餽弓高既陷糧道遂梗九域志弓高東至滄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深

州二百里

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遽相顧望又

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

聞得罪

衄女六翻

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

改張猶更張也董仲

舒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改絃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

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解深邢重

圍

深邢當作深州重直龍翻

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

討舊職西面壓境

壓鎮州之境

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

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

降戶江翻

如此則夾

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

謂賊

之麾下將有誅逆而效順者

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

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

唯虛費衣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

撓奴巧翻敗補邁翻陳讀曰陣

今既

祇留東西二帥

謂令裴度居西李光顏居東

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

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

用田布令報父讐

令報王庭湊殺弘正之讐

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

支

言仰供給於度支

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

有其由聞魏博一軍屢經優賞

自田弘正舉魏博一軍歸朝其後代恒平蔡平

鄆朝廷犒
賞優厚

兵驕將富莫肯為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

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

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

兩道謂河東橫海

既易

支持

易以
鼓翻

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

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

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即用度交

闕盡許則人心無懼

指言將有建中之禍而微其辭慘落蕭翻無懼賴也

自古安

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

白居易之
論事李絳

之流亞歟顧憲穆有
用不用耳省悉景翻

己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

下博盡為成德軍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

往往不得至院

此時供軍院置於行營者謂之北供軍院度支自南供軍院運以給之乘繩證

翻

在塗為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初

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
職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為先鋒兵馬使軍中精
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為魏將魏與幽鎮本
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鎮軍於南

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鬪志又屬大雪

屬之

欲翻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

魏博貝衛瀧相六州也

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

言仰給於朝廷也

今尚書

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已肥國六州之人何罪

乎憲誠陰蓄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之

以衆情論火火本有

熾烈之性鼓鞀以吹之搖扇以扇之則愈熾烈矣間古覓翻

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

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

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復召諸將議出兵

復扶

又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

謂行

田承嗣李寶臣之事也

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

不成矣即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

臣既無功敢忘即死

即就也

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

然者忠臣義士皆為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

號戶刀翻

拜授

幕僚李石乃入啟父靈

孝子之喪其親也設几筵朝夕具盥洗上飲食事之如生俗謂

之靈筵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

死

刺七亦翻

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衆遵河北故事衆悅擁

憲誠還魏奉為留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已酉以憲誠
為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
幽鎮連結 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為橫海節度使
日簡本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為歸州刺史王庭
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

裴度以河東軍臨其西李光顏以橫

海諸軍營其東陳楚以易定軍逼其北是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

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

陳舊也經年之米為陳米勺職略翻又時灼翻周禮梓人為飲器勺一升按一升之勺乃飲器也非以量米凡

量十勺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以量言之則一人日給一勺之陳米有餒死而已作史者蓋極言其匱乏猶

武成血流漂杵之語

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

為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為宣慰使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

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

或以逃或以死除其籍俛音免

上方荒宴

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眾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

呼火故翻詔徵

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

少詩
治翻

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

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軍者亦置中使監陳

監古
銜翻

陳讀
曰陣

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

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

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

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

度徒
洛翻

惟督令速

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

由驛路行

取間道而行由驛路
則馬為所掠故也

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

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
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
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
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

亡不能復取

史極言唐再失河朔之由若以三叛得節之時言之須有先後復扶又翻

朱克

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玫

去年七月朱克融因張弘靖八月因

盧士玫

丙寅以牛元翼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

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為沂州刺史

樂壽鎮即置於深州

樂壽縣
樂音洛

以瀛州博野鎮遏使李寰為忻州刺史良弼寰

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寰不

從各以其眾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誘音酉

丙子賜

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為李全略 辛巳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崔植罷為刑部尚書以工部侍郎元稹同平

章事

考異曰實錄以御史中丞牛僧孺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李德裕為御史中丞舊李德裕傳元和

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為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恒

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自學士出為御史中丞按德裕元和中剔歷清要非為不調此際元稹入相逢吉在淮南豈能排擯德裕蓋出於德裕黨人之語耳今不取

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滄景觀察使其忠武

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略為德棣節度使時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

東陽馮宿為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

垂拱二年分烏傷縣

置東陽縣取舊郡名以名縣也屬婺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五十五里

仍遣中使入深州

督牛元翼赴鎮裴度亦與幽鎮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即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庭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為司空

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

考異曰舊紀傳皆云度守司徒為東都留守實錄此云司徒

後領淮南及拜相皆云司空新書度自檢校司空為守司空東都留守及領淮南乃為司徒蓋實錄此月誤紀傳遂因之新傳後云司徒亦誤今據實錄除淮南及拜相制書自此至罷相止是守司空舊裴度傳又曰元稹為相請上罷兵洗雪廷湊克融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度兵柄故也按此月甲子雪廷湊辛巳稹為相蓋稹未為相時勸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上也

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

之散地

散蘇但翻

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

使李聽為河東節度使初聽為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為

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

帥

帥所類翻

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昭義

監軍劉承偕恃恩

憲宗之崩也劉承偕預有援立穆宗之功故恃恩

陵轢節度

使劉悟

轢郎秋翻

數衆辱之

數所角翻衆辱者於衆中慢辱之也

又縱其下亂

法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

之諷其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

汶音問

幕僚賈直

言入責悟曰公所為如是欲効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

無如公者

李師道為司空賈直言舊僚屬也故猶稱其官言李師道悖逆劉悟倒戈取師道而得節鉞

今悟効師道所為昭義軍中亦將有効悟所為而取節鉞者

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

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免承偕囚之府舍

考異曰實錄

監軍劉承偕頗恃恩侵權嘗對衆辱悟又縱其下亂法悟不能平異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必為其困辱矣軍衆因亂悟不止之遂擒承偕殺其二僂欲并害承偕悟救之獲免新劉悟傳曰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悟即攜兵退匿承偕囚之新直言傳張問作張汶杜牧上李司徒書亦云其軍大亂殺磁州刺史張汶又云汶既因依承偕謀

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蓋軍士圍承偕必出於
悟志及秦朝廷則云軍衆所為耳今承偕名從實錄汝
名從
杜書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

優假將卒以求姑息三月壬辰詔神策六軍使及南牙

常參武官

南牙常參武官十六衛
上將軍大將軍將軍也

具由歷功績牒送中

書量加獎擢

由者得官之由歷者
所歷職任量音良

其諸道大將久次及

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

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

賈音古

爭賂藩鎮牒補

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

朝直遥翻唐末藩鎮列
將帶朝銜者著之朝籍

奏章委

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腕鳥貫翻

武寧節度副使王智興

將軍中精兵三千討幽鎮節度使崔羣忌之奏請即用

智興為節度使不則召詣闕除以他官

不讀曰否

事未報智

興亦自疑會有詔赦王庭湊諸道皆罷兵智興引兵先

期入境羣懼遣使迎勞

先悉薦翻勞力到翻

且使軍士釋甲而入

智興不從乙巳引兵直進徐人開門待之智興殺不同

已者十餘人乃入府牙見羣及監軍

見賢遍翻

拜伏曰軍衆

之情不可如何為羣及判官從吏具人馬及治裝

偽翻為于

從才用翻下同治直之翻皆素所辦也遣兵衛從羣至埧橋而返余埧

隴翻考異曰實錄羣累表請追智興授以他官事未

行詔班師智興帥衆斬關而入舊智興傳亦同舊羣傳

則曰羣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興旄鉞寢不

報智興回戈城內皆是父兄開闢延入今兼取之遂

掠鹽鐵院錢帛

埧橋有鹽鐵院

及諸道進奉在汴中者

謂諸道進奉船

在汴河中者

并商旅之物皆三分取二

史言唐下陵上慢無復紀綱

丙

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

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既行衆

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

臣之義

言止之勿使遽入鎮者君之仁不畏死而徑往致命者臣之義也

遂往至鎮庭

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

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

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

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

王武俊贈太師擊走朱滔見二百三十二

卷德宗興元元年為于偽翻

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

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

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

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為

美官

田弘正之徙成德也進兼中書令子孫為美官見上卷憲宗元和十四年

王承元以此

軍歸朝廷弱冠為節度使

見上卷元和十五年冠古玩

劉悟李祐今

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

恐其衆聞愈言而心動有如劉悟李祐者

謂愈曰侍郎來

韓愈時為兵部侍郎故稱之

欲

使庭湊何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

詩少

治翻

但朝廷顧大體不可弃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

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

騎突圍出

幾居豈翻

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

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 戊申裴度至長安見

上謝討賊無功先是上詔劉悟送劉承偕詣京師悟託

以軍情不時奉詔上問度宜如何處置

處昌呂翻下同

度對曰

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悟在行營

謂討王承宗在行營

時與臣書具論其事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軍中持悟書

去云欲自奏之不知嘗奏不

奏不讀曰否

上曰朕殊不知也

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對曰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事狀籍

籍如此

顏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

臣等面論陛下猶不能決况悟

當日單辭豈能動聖聽哉

單辭一人之言

上曰前事勿論直言

此時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

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

臣孰不思為陛下効死

為于偽翻

非獨悟也上俛首良久曰

免 倭音

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為養子今茲囚繫太后尚

未知之况殺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播等奏請流

承偕於遠州必得出

言既明底其罪則悟必釋承偕

上從之後月餘悟

乃釋承偕 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

呼大故翻西走欲歸許州 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已酉上表固辭

橫海節乞歸許州許之 李光顏本忠武軍治所 考異曰舊光顏傳

曰光顏以朝廷制置乖方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即前功盡弃乃懇辭兼鎮尋以疾作表祈歸鎮

朝廷果以討賊無功而赦庭湊今從實錄 壬子以裴度為淮南節度使餘

如故 餘官如故也 加劉悟檢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

欲效河北三鎮 魏鎮幽為河北三鎮 招聚不逞 不逞者欲為非而不得逞志者也

章表多不遜 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請以兵從 從才用翻

朝議以為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却之不從詔發繒帛七萬匹以賜之

甲寅始還

還音旋
又如字

王智興遣輕兵二千襲濠州丙辰

刺史侯弘度弃城奔壽州

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

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鎮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寰帥其衆三千出博野

帥讀曰率

王庭湊遣兵追之寰

與戰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餘衆二千猶固守博野

九十二
百四十二
朝廷以新罷兵力不能討徐州已未以王智興為武

寧節度使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為橫海節度使

李光顏既還許州故全略復鎮橫海

夏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甲戌

以傅良弼李寰為神策都知兵馬使戶部侍郎判度

支張平叔上言官自糶鹽

糶他
弔翻

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

所由將鹽就村糶易

所由縮掌官物之吏也事
必經由其手故謂之所由

又乞令

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

丁殿

練
翻

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

團保者團結戶口
使之互相保識

給

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

賄邀截喧訴其為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

連狀人謂

連名告狀者也

詔百官議其可否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為城

郭之外少有見錢

少詩沼翻見賢通翻下同

糴鹽

當屬上句

多用雜物買

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

糴物而緩取直曰賒貸借也

用此

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糴

列物而需之謂之鋪鋪普故翻

非

得見錢必不敢授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

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人吏將鹽家至而戶糴必索百

姓供應

索山客翻供應言各供其物以應官吏所須也

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

職在分憂

人君憂民有不得其生者故置守令以撫字之是其職在分憂也

豈可惟以

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

復扶又翻理行猶言治行也行戶孟

翻

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戶給鹽

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

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為宰相處論

道之地

處昌呂翻書曰三公論道經邦

雜以驤務

驤才何翻記曲禮曰鹽曰鹹驤

實非

所宜竇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為相名利難兼卒蹈禍敗

實參事見德宗紀皇甫鉞

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

謂為首告

訴者杖殺連名者杖脊也

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

強其兩翻

禁人之

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

考異曰實錄因三月壬寅平叔遷戶部侍郎事遂

言變鹽法及處厚駁議按韓愈時奉使鎮州猶未還又壬寅三月十一日愈論鹽法狀云奉今月九日敕不知其何月也今附於四月之末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

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

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

刺史自以所守州為當州

陛下奈何於大旱

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邕州人不樂屬容

管

廢邕管入容管見上卷
元和十五年樂音洛

刺史李元宗以吏人狀授御

史使奏之容管經略使嚴公素聞之遣吏按元宗擅以

羅陽縣歸蠻酋黃少度

羅陽當在西原羈縻縣也蓋裴
行立攻黃洞時得之而元宗擅

以歸之也
酋慈由翻

五月壬寅元宗將兵百人并州印奔黃洞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傳于方欲以奇策干進

和王
順

宗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

考異曰實錄作于
友明後作于啟明舊

元稹傳作王友明今
從實錄之初及新書

間說賊黨使出元翼

間古覓翻
說式芮翻

仍

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

文官告身賂吏部令
史偽為之武官告身

賂兵部令元稹方圖進取而史偽為之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先與兵吏部令史

為偽曾是以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為稹結為相業乎

客刺度偽翻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事考異曰舊裴

度傳曰初度與李逢吉素不協度自太原入朝而惡度者以逢吉善於陰計足能構度乃自襄陽召逢吉入朝為兵部尚書度既復知政事而魏弘簡劉承偕之黨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璽人鄭注與中尉王守澄交結內官皆為之助五月左神策軍奏告事人李賞稱于方受元稹所使結客欲刺裴度按惡度者不過元稹與宦官彼欲害度其術甚多何必召逢吉又如所謀則稹當獲罪非所以害度也又逢吉若使李賞告之下御史按鞠賞急必連引逢吉非所以自謀也蓋賞自告耳非逢吉教令也

丁巳詔左僕射韓

八二四十二
臯等鞠之 戊午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

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充犒賞

史言朱克融玩弄朝廷

三司按

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為右僕射稹為同州刺史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為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 党項寇靈州渭北掠官馬

先寇靈州遂及渭北

也 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為邪

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宮使

長春宮在同州元稹

以出刺兼使今削之

吐蕃寇靈武

庚辰鹽州奏党項都督拔

跋萬誠請降

党底朗翻拔跋當作拓跋降戶江翻

壬午吐蕃寇鹽州

戊子復置邕管經略使

復扶又翻

初張弘靖為宣武節度

使

弘靖代韓弘見上卷憲宗元和十四年

屢賞以悅軍士府庫虛竭李愿

繼之性奢侈賞勞既薄於弘靖時

勞力到翻

又峻威刑軍士

不悅愿以其妻弟竇瑗典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

惡鳥

路翻

牙將李臣則等作亂秋七月壬辰夜即帳中斬瑗頭

因大呼

呼火故翻

府中響應愿與一子踰城奔鄭州

汴州西至鄭州

一百五十里

亂兵殺其妻推都押牙李承為留後

承古拜翻考異曰

實錄戊戌汴州監軍使奏六月四日夜軍亂節度使李愿踰城以遁新紀亦云六月癸亥李汭反逐李愿按李愿若以六月四日夜被逐不應至此月十日方奏到疑實錄十字誤為六舊紀止用此奏到日今從愿傳七月

四
日
丙申宋王結薨

結順宗子

戊戌宣武監軍奏軍亂庚

子李汭自奏已權知留後 乙巳詔三省官與宰相議

汴州事

三省官自遺補舍人丞郎以上

皆以為宜如河北故事授李汭

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并汴州弃之則是江淮以南皆非國家有也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奈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亳穎三

州各上奏請別命帥

三州皆宣武巡屬帥所類編

上大喜以逢吉議

為然遣中使詣三州宣慰逢吉因請以將軍徵齊入朝

以義成節度使韓充鎮宣武充弘之弟素寬厚得衆心

韓弘鎮宣武二十餘年將士懷之其弟又以寬厚得衆故逢吉請以代齊

脫齊旅拒則命徐

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感其北

徐帥王智興許帥李光顏

充必得

入矣上皆從之丙午貶李愿為隨州刺史

隨州古隨國漢為隨縣江

左為隨郡西魏置隨州京師東南一千三百八十八里

以韓充為宣武節度兼義

成節度使徵李齊為右金吾將軍齊不奉詔宋州刺史

高承簡斬其使者齊遣兵二千攻之陷寧陵襄邑

宋州西至

汴州二百八十五里寧陵州西四十五里襄邑州西微北

宋州有三城賊已陷其南

城承簡保北二城與賊十餘戰癸丑忠武節度使李光

顏將兵二萬五千討李齊屯尉氏

尉氏在汴州西南許州東北

兗海

節度使曹華聞齊作亂不俟詔即發兵討之齊遣兵三

千人攻宋州適至城下丙辰華逆擊破之丁巳李光顏

敗宣武兵於尉氏

敗補邁翻下同

斬獲二千餘人八月辛酉大

理卿劉元鼎自吐蕃還

元鼎去年使吐蕃

甲子韓充入汴境

軍于千塔

千塔當在汴州北

武寧節度使王智興與高承簡共

破宣武兵斬首千餘級餘衆遁去壬申韓充敗宣武兵

於郭橋

九域志汴州祥符縣有郭橋鎮

斬首千餘級進軍萬勝

九域志汴州中

年縣有萬勝鎮

初李齊既為留後以都知兵馬使李質為腹心

及齊除將軍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齊疽發於首遣李

臣則等將兵拒李光顏於尉氏既而官軍四集兵屢敗

齊疾甚悉以軍事屬李質

屬之欲翻

臥於家丙子質與監軍

姚文壽擒齊殺之詐為齊牒追臣則等至皆斬之執齊

四子送京師韓充未至質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

給酒食物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

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

遺唯李翱帥所類翻

即命罷給而

後迎充丁丑充入汴癸未以韓充專為宣武節度使以

曹華為義成節度使高承簡為充海沂密節度使加李

光顏兼侍中以李質為右金吾將軍韓充既視事人心

粗定乃密籍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并父母妻子悉

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

除亂而去其根則亂無從

生矣治
直史翻

九月戊子朔浙西觀察使京兆竇易直

易弋
政翻

奏大將王國清作亂伏誅初易直聞汴州亂而懼欲散

金帛以賞軍士或曰賞之無名恐益生疑乃止而外已

有知之者故國清作亂易直討擒之并殺其黨二百餘

人

考異曰舊易直傳曰時江淮旱水淺轉運司錢帛委積不能漕國清指以為賞激諷州兵謀亂先事有

告者乃收國清下獄其黨數千人大呼入獄中篡取國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樓謂將吏曰能誅為亂者每獲一人賞千萬眾喜倒戈擊亂黨擒國清等三百餘人皆斬之今從實錄

德州刺史王

稷承父鶚餘貲家富厚橫海節度使李景略利其財

李景

略當作李全略

丙申密教軍士殺稷屠其家納其女為妾以軍

亂聞

象有齒而焚其身賄也王鶚僅能免其身而禍鍾其子君子是以知守富之難

朝廷之

討李齊也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魏博史憲誠表請

授齊旌節又於黎陽築馬頭為度河之勢

附河岸築土植木夾之至

水次以便兵馬入船謂之馬頭

見文恪辭禮倨慢及聞齊死辭禮頓恭

曰憲誠胡人譬如狗雖被捶擊終不離主耳

捶比藥翻離力智翻

冬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華清宮辛未上自複道幸

華清宮遂敗于驪山即日還宮太后數日乃返 丙子

集王紉薨

紉順宗子

庚辰上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

墜馬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不聞上起居宰

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

賢見

遍翻十二月辛卯上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

程大昌演繁露

曰今之交牀制本自虜來始名胡牀隋以識有胡改名交牀唐穆宗於紫宸殿御大繩牀見羣臣則又名繩牀矣余按交牀繩牀今人家有之然二物也交牀以木交午為足足前後皆施橫木平其底使錯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後亦施橫木而平其上橫木列竅以穿繩條使之可坐足交午處復為圓穿貫之以鐵斂之可挾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牀繩牀以板為之人坐其上其廣前可容膝後有靠背左右有托手可以閣臂其下

四足著地

悉去左右衛官

去羌呂翻

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

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為太子裴度請速下詔

副天下望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

景王湛為皇太子

考異曰劉軻牛羊日歷曰穆宗不愈宰臣議立敬宗為皇太子時牛僧

孺獨懷異圖欲立諸子僧孺乃昌言於朝曰梁守謙王

守澄將不利於上又使楊虞卿漢公輩宣言于外曰王

守澄欲謀廢立又令其徒於街衢門牆上施榜每於穆

宗行幸處路傍或死內草間削白而書之冀謀大亂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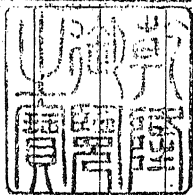
兇險如此此出于朋上疾浸瘳是歲初行宣明歷

憲黨之言不足信也

即位司天徐昂上新歷曰觀象起元和二年用之然無

節章之數至於發欽啟閉之候循用舊法測驗不合上

立以累世續緒必更厯紀乃詔厯官改撰厯名曰宣明
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皆因大衍舊術尋漏交會則稍
增損之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三至五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宋曷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三

宋

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注

唐紀五十九

起昭陽軍開盡著
崔君灘凡六年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下

長慶三年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辛卯

賜統軍軍使等綿絲銀器各有差

綿當
作錦

戶部侍郎牛

僧孺素為上所厚初韓弘之子右驍衛將軍公武為其

父謀以財結中外

為其子偽翻

及公武卒弘繼薨稭孫紹宗

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

藏祖浪翻

上憐之盡取弘財簿

自閱視凡中外主權

主權謂中外官之事權者

多納弘貨獨朱句

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

句古侯翻

上

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繆知人

繆靡幼翻

三月壬戌以

僧孺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

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

至文宗太和三年用裴度

薦始徵李德裕於浙西又為李宗閔所排出帥滑

以為李逢吉排已引僧孺為

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考異曰舊德裕傳曰初李逢吉自襄陽入朝乃密賂纖人構

成子方獄六月元稹裴度俱罷逢吉代裴度為相既得權位銳意報怨時德裕與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浙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緣是交怨愈深蓋德裕以此疑怨逢吉未必皆出逢吉之意也

夏四月甲午安南奏陸州獠攻掠州縣

武德

元年以寧越郡之安海玉山置玉山州貞觀元年州廢屬欽州高宗上元二年復置陸州東至廉州界三百里

丙申賜宣徽院供奉官錢紫衣者百二十緡下至承

旨各有差

唐中世以後置宣徽院以宦者主之其大朝賀及聖節工壽則宣徽使宣答徐度却埽編

曰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瑣細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亞二府有南北院南院比北院資望尤

優然其職猶多因唐之舊賜羣臣新火及諸司使至崇
班內侍供奉諸司工匠兵卒名籍及三班以下遷補殿
故勅祭契丹朝貢內庭學士赴工督其供帳內外進奉
時祠祭契丹朝貢內庭學士赴工督其供帳內外進奉
名物教坊伶人歲給衣帶郊御殿朝謁聖容賜酺國忌
諸司使下別籍分產諸司工匠休假之類令觀穆宗所
賜則宣徽院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
官員數多矣

諂善揣人意

翼城縣屬絳州本漢絳縣地隋改翼城縣因縣古翼城為名揣初委翻

以醫

遊四方羈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

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為牙推

牙推在節度推

官之下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衆

情白懇請去之

去羗呂翻下同

懇曰注雖如是然奇才也將軍

試與之語

時中官多加諸衛將軍謂之內將軍

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

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

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懇曰

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

張亮翻懇

署為巡官列於賓席注既用事恐牙將薦已者泄其本

末密以他罪譖之於懇懇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

以西為立居宅贍給之

偽翻

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

上有疾

去年冬十一月上有疾事見上卷

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

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關通賂遺

遺唯李翻人

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

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為鄭注與李訓誅王守澄及甘露之禍張本

工部

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注通於守澄以求

節鎮己酉以權為嶺南節度使五月壬申以尚書左

丞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

唐襄州之鄧城縣漢

南陽之鄧縣也治古樊城隋改為安養縣天寶元年改為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移縣古鄧城乃改為鄧城縣

九域志在州北二十里

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

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

文者

考異曰抑氏叙訓曰公為襄陽節度使有名馬人爭畫為圓圍人潔其蹄尾被蹴致斃命斬于鞠

場賓吏請曰圍人備之不至良馬可惜公曰有良馬之貌含驚馬之性必殺之有齊衰者哭且獻狀曰逮三世

十二喪于武昌為津吏所遏不得出公覽狀召軍侯擒之破其十二柙皆實以稻米時歲儉鄰境尤甚人以為

神明之政按韓愈與公綽書曰殺所乘馬以祭跽死之士乃在鄂岳時事叙訓舊傳皆誤也察齊衰者乃是閑

糶非美事今不取

丙子以晉慈二州為保義軍以觀察使李

寰為節度使六月己丑以吏部侍郎韓愈為京兆尹

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

事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

和十年何可犯也

秋七月癸亥嶺南奏黃洞蠻寇邕州

破左江鎮

邕州宣化縣有左江右江二鎮左江出七源州號鬱水右江源出義利州界與雲南大槃水通左江道屬太平永平寨右江道屬橫山寨各管羈縻州

丙寅邕州奏黃洞蠻破欽州千金鎮刺史楊嶼奔石南砦

千金鎮當在欽州西南嶼徐與翻砦與寨同音豺夾翻

南詔勸利卒國人請立

其弟豐祐

考異曰實錄九月辛酉南詔王立佺進其國信歲末又云南詔請立蒙勸利之弟豐祐

云立佺者蓋誤也今從新傳

豐祐勇敢善用其衆始慕中國不與父

連名

南詔父子連名其先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生

皮邏閭生閭邏鳳閭邏鳳生鳳迦異鳳迦異生異牟尋

異牟尋生尋閭勸尋閭勸生勸龍晟勸利皆連名也為

南詔疆威

寇邊張本 八月癸巳邕管奏破黃洞蠻 丙申上自

複道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

雍錄開元二十年築夾城通芙蓉園自大明宮夾東

羅城複道由通化安興門次經春明門延喜門又可以

達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也按複道自大明宮至通

化門便可入興慶宮若經春明

延興延喜門則至芙蓉園矣 投絹二百匹施山僧式

翻啟上之濫賜皆此類不可悉紀 癸卯以左僕射裴度

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惡度

烏惡

路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又

新薦之子也

張薦事德宗屢使吐蕃回鶻

九月丙辰加昭義節度

使劉悟同平章事 李逢吉為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

勢傾朝野

考異曰李讓夷敬宗實錄曰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鄭注與守澄潛結上於東宮且

言逢吉實立殿下上深德之又曰張又新李續之皆逢吉藩僚時又新為右補闕續之為度支員外郎劉昫承之為逢吉傳亦言逢吉令仲言賂注求結於守澄仲言辯譎多端守澄見之甚悅自是逢吉有助事無違者其李訓傳則云訓自流所還丁母憂居洛中時逢吉為留守思復為相乃使訓因鄭注結王守澄然則逢吉結守澄乃在文宗時非穆宗時也二傳自相違逢吉結守澄要為不誣然未必因鄭注李讓夷乃李德裕之黨惡逢

吉欲重其罪使與李訓鄭注皆有連結之迹故云用訓
謀因注以交守澄耳又張又新李續之為逢吉藩僚乃
在逢吉再鎮襄陽後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
於此時未也今不取

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臧否

擬狀謂進狀所擬除目也翰林學士院在內庭

蓋李逢吉所進擬者穆宗訪其可否於李紳故得言之否音鄙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

厚不能遠也

願翻

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

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

程大昌曰德宗貞元七年詔每御延英令諸司

長官二人奏本司事俄又令常參官必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則是待制之外又別有巡對也蓋正謂待制者諸司長官也名為巡對者未為長官而在常參之數亦得更迭引對者也其曰次對官者即巡對官

許亞次待制而俟對者也則次對不得正為待制矣今人作文凡言待制皆以次對名之則恐未審也然稱謂既熟雖唐人亦自不辯開成中勅令後遇入閤日次對官未要隨班出並於東階松木下立待宰臣奏事退令齊至香案前各奏本司公事左右史待次對官奏事訖同出案此所言嘗以諸司之長官待制者名為次對官矣若究其制實誤以待制為次對官也余按唐中世以後宰相對延英既退則待制官巡對官皆得引對摠可謂之次對官所謂次對官者謂次宰相之後而得對也非次待制官而入對也唐人本不誤程泰之自誤耳据宋白所紀貞元七年十一月勅則次對官不以常參官依次對為稱詳已見前註不疑而可之會

紳與京兆尹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叅及他職事文移往

來辭語不遜

故事京兆新除皆詣臺叅逢吉欲激二人使爭以愈兼御史大夫免臺叅而紳愈果

爭不遜謂不相遜也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丙戌以愈為兵部

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已丑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杜元穎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為杜元穎以剋削致寇張本

辛

卯安南奏黃洞蠻為寇韓愈李紳入謝上各令自叙

其事乃深寤壬辰復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戶部侍郎

考異曰穆宗實錄曰紳性險果交結權倖自以望輕頗忌朝廷有名之士及居近署封植已類以樹黨援進

修之士懼為傷毒疾之常指鈞衡欲還其私志時宰病之因以人情上論諫官歷獻疏方有江西之命行有日

矣因延英對辭又泣請留侍故有是拜人情憂駭此蓋修穆宗實錄者慈紳故毀之如是今從敬宗實錄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上始御含元殿朝會

上即位四年矣是歲元正

方御東內正牙人朝會

初柳泌等既誅

見二百四十一卷元和十五年

方士稍

復因左右以進

復扶又翻

上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臯者

上疏以為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

澹徒覽翻疹丑

刀翻

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

孫思邈唐之名醫

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

藏祖浪翻藏氣五藏之氣也

借使有

疾用藥猶須重慎庶人尚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

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

復扶

又翻下同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臣生

長蓬艾

長知丈翻

麋鹿與遊無所邀求但粗知忠義欲裨萬

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丁卯嶺南奏黃洞蠻

寇欽州殺將吏

舊制欽州至京師五十二百五十一里

庚午上疾復作

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

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

事見武后紀幾居依翻

我家世守忠

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

少詩照翻

但得賢宰相輔之卿

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

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

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

爵歸田里

帥讀曰率

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

崩于寢殿

年三

癸酉以李逢吉攝冢宰丙子敬宗即位

于太極東序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

事見

二百四十一卷
元和十五年

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

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

屬之欲翻

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

衣霑恤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

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

春衣時人善之

李逢吉為相時人之所惡也一事之善則時人善之非是公歟度徒洛翻

自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服色及錦綵金銀甚衆

或今日賜綠明日賜緋

史言上昵於近習賜予無度

初穆宗既留

李紳

事見上年

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知名自

言不樂仕進

樂音洛

隱居華陽川

華陽川在號州華陽山南華戶化翻

及從

父耆為左拾遺

從才用翻下從子同

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

以書誚之且以語於衆人

誚才笑翻語牛倨翻

虞深怨之乃詣逢

吉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

補闕張又新及從子前河陽掌書記仲言等伺求紳短

揚之於士大夫間

同相
史翻

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羣居議

論者輒指為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及敬

宗即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上復用之

又復扶
翻

日

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蘓遇

楚州漢射陽縣
地晉立山陽郡

隋為楚州至京師
二千五百一里

謂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

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

恐紳因次對言
事而上復用之

其黨以為然亟

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

澄言於上曰陛下所以為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

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

深王憲後改名宗憲宗之子穆宗之弟也

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時年十六疑未

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上猶再三

覆問然後從之二月癸未貶紳為端州司馬

端州隋置取界內端

溪為名煬帝初置信安郡武德又為端州天寶改為高安郡乾元復為州舊志至京師四千九百三十五里

逢吉仍帥百官表賀

帥讀曰率

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

復扶又翻

同逢吉方與張又新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

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

端州謂之端溪

衆駭愕

辟易憚之

辟音闕易音亦

右拾遺內供奉吳思獨不賀逢吉怒

以思為吐蕃告哀使丙戌貶翰林學士龐嚴為信州刺

史蔣防為汀州刺史

唐上元元年割饒州之弋陽衢州之玉山建撫二州各三鄉置信州

至京師東南三千八百里開元二十六年開福撫二州山澗置汀州至京師六千一百七十三里

嚴壽

州人與防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封還敕

書人為之懼

偽為于

曰于給事為龐蔣直寬犯宰相怒誠所

難也及奏下乃言貶之太輕逢吉由是獎之張又新等

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為殺之偽于朝臣莫

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太宗選耆儒侍讀以質史籍疑義開

元中集賢院置侍讀直學士時翰林有侍讀學士有侍書學士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

讒人情歎駭紳蒙先朝獎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

三年無改之孝論語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况無罪乎於是

上稍開寤考異曰處厚傳曰敬宗即位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乃上

疏云云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今從實錄處厚上疏在紳貶端州後會閱禁中文書

有穆宗所封文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

立上為太子上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譖紳書

所工時掌翻

雖

未即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己亥尊郭太后為太

皇太后 乙巳尊上母王妃為皇太后太后越州人也

丁未上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

數所角翻

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 三月壬子赦天下諸道常

貢之外毋得進奉 甲寅上始對宰相於延英殿 初

牛元翼在襄陽

牛元翼出深州鎮襄陽見上卷二年

數賂王庭湊以請其

家

數所
角翻

庭湊不與聞元翼薨甲子盡殺之

上視朝每

晏戌辰日絕高尚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

至僵踣

僂居良翻
踣蒲北翻

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䟽論

坐晚

論工坐朝
之晚也

今晨愈甚請出閣待罪於金吾仗

金吾
左右

仗在宣
政殿前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憲宗及

先帝皆長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

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

宵衣未明而衣也
理治也樂魚教翻

日晏方起

梓宮在殯鼓吹日喧

吹尺
偽翻

令聞未彰

聞音問下
響聞同

惡聲遐

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

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閣外

考異曰實錄曰莊周云為善無近名為惡無

近刑意者既能為近名之善即必忍為近刑之惡 本王承宗小吏果敢有聞達吉擢而用之蓋取其鷹犬之効耳夫諫諍之道是豈能知之乎即如比干剖心當文王與紂之事也朱雲折檻恐漢氏之為新室也時危事迫不得不然故忠臣有死諫之義至如工年少嗜寢生朝稍晚蓋宰臣密勿諫臣封事而可止者也豈在暴揚面數激訐於羽儀之前致使上疑死諫為不難謂細事皆當碎首從此遂不覽章疏卒有克明之難實栖楚兆之况諫辭皆羣黨所作而使栖楚道之哉賣前直而後詐殊可歎駭按李讓夷此論豈非惡栖楚而彊毀所不取

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

程大昌曰奏劄言取

進止猶言此劉之或留或却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為進止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槩謂有旨為進止如玉堂宣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

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官

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

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

此宰相宣上旨也言所奏知者謂所奏之事上已知之也

栖楚乃出待罪於金吾仗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

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仍賜

緋栖楚辭疾不拜歸東都 庚午賜內教坊錢萬緡以

備行幸

武德後置內教坊於禁中武后如意元年改曰雲韶府以中官為使開元二年又置內教坊于

蓬萊宮側京都
有左右教坊

夏四月甲午淮南節度使王播罷鹽鐵

轉運使

王播兼鹽鐵轉運見上卷二年

乙未以布衣姜洽為補闕試

大理評事陸洊布衣李虞劉堅為拾遺

六典注云隋置大理評事通典

云唐置評事十人掌出使推覆後增為十二人新時李

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

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

人惡逢吉者目之為八關十六子

附依也麗著也自張又新至程昔範八人

而附麗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目之為八關十六子關者要也考異曰按宰相之門何嘗無特所親愛之士

數蒙引接詢訪得失否臧人物其間忠邪渾轂固亦多矣其踈遠不得志者則從而怨疾之巧立品目以相譏誚此乃古今常態非獨逢吉之門有八關十六子也舊逢吉傳以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亦恐未必然但逢吉之門險詖者為多耳此皆出于李讓夷敬宗實錄按栖楚為吏敢與王承宗爭事此乃正直之士何得為佞邪之黨哉蓋讓夷德裕之黨而栖楚為逢吉所善故深詆之耳

卜者蘇

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

染坊供人供役於染坊者也陸德明曰染如艷翻善而險

玄明謂韶曰我為子卜

偽為子翻

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

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為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丙申匿兵於紫草車

載以入銀臺門

本草曰紫草出碣山山谷及楚地今處處有之人家園圃或種時其根所以染

紫也爾雅謂之藐廣雅謂之茈蒺苗似蘭香節青二月有花紫白色秋實白三月採根陰乾以下文清思殿徵之

所入者左銀臺門也在大明宮東面又北則玄化門伺夜作亂伺相吏翻未達所詣有

疑其重載而詰之者

載才代翻

韶急即殺詰者與其徒易服

揮兵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擊毬

自左銀臺門西入經太和殿至

清思殿清思殿之南則宣徽殿北則珠鏡殿

諸宦者見之驚駭急入閉門走

白上盜尋斬關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於

上兩軍角伎藝

先悉薦翻伎渠綺翻

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

幸右軍左右曰右軍遠恐遇盜不若幸左軍近

唐左軍策軍右

龍武軍左羽林軍皆列光東內苑直左銀臺門東北角

上從之左神策中尉河中

馬存亮聞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負上入軍中遣

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

將即亮翻

上憂二太后隔絕

二太后太皇太后郭氏工母太后王氏也

存亮復以五百騎迎二太后至軍

復扶又翻

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

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會康藝全與右軍兵馬使尚國忠引兵至合擊之殺韶玄明及其黨死者狼

籍逮夜始定餘黨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宮

門皆閉上宿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恒駭

恒去王翻

丁酉上還宮宰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來者不過數十

人

帥讀曰率

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五人法當死己亥

詔並杖之仍不改職任

兩中尉及諸宦者右之也

壬寅厚賞兩軍立

功將士五月乙卯以吏部侍郎李程戶部侍郎判度

支竇易直並同平章事上問相於李逢吉逢吉列上當

時大臣有資望者程為之首

列上時掌翻

故用之上好治宮

室

好呼到翻
治直之翻

欲營別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以所具木

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六月己卯朔以左神策大將

軍康藝全為鄜坊節度使

賞討張韶蘇
玄明之功也

上聞王庭湊

屠牛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

厚因上疏言裴度勲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

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筭

夏戶雅翻
朝直遙翻

管仲曰人離而

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

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裴度

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

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十四年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

不効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散蘇但翻黜之遠郡如此

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

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憲宗時韋處厚為考功郎韋貫之罷相處厚坐與之善出

刺開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

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何

至是邪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

張韶之亂馬存亮功為多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秋七

月以存亮為淮南監軍使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為左

金吾大將軍

夏戶雅翻

壬申進馬百五十匹上却之甲戌侍

御史溫造於閣內奏彈祐違敕進奉

因入閣而奏彈之也違敕者謂違三

月壬子敕也

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

取吳元濟

事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二年

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

御史矣

八月丁卯朔安南奏黃蠻入寇

黃蠻即黃洞蠻

龍

州刺史尉遲銳上言牛心山素稱神異

尉紆勿翻牛心山在龍州江油

縣西一里道教靈驗記李虎葬龍州之牛心山又牛心山靈異記梁武陵王紀理益州使李龍遷築城於牛心

山龍遷既沒即葬於山側鄉里為立祠武德中改為觀武氏革命鑿斷山脉明皇幸蜀有老人蘇坦奏曰牛心

山國之祖墓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鑿所致明皇即令修填如舊明年誅祿山復宮闕以二記考之則李虎

與龍遷即一人也然有掘斷處請加補塞塞悲則翻從之役虎仕西魏未嘗仕梁

數萬人於絕險之地東川為之疲弊偽為翻九月丁未

波斯李蘇沙獻沉香亭子材左拾遺李漢上言此何異

瑤臺瓊室上雖怒亦優容之杜佑曰林邑出沉香土人破斷其木積以歲年朽爛

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沉香諸蕃志沉香所出非一形多異而名亦不一有如犀角者謂之犀角沉如

燕口者謂之燕口沉如附子者謂之附子沉如梭者謂之梭沉紋堅而理緻者謂之橫陽沉今其材可為亭子則條段又非漢道明之六世孫也道明淮陽王道玄之弟冬十諸沉比矣

月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十一月戊午安南奏黃蠻與環王合兵攻陷陸州殺刺史葛維庚申葬睿聖文惠孝皇帝于光陵光陵在同州奉先縣北十五里堯山廟號穆宗王播以錢十萬緡賂

王守澄求復領利權

是年四月王播罷鹽鐵轉運使

十二月癸未諫議

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

拾遺李景讓薛廷老請開延英論其奸邪上問前廷爭

者不在中邪

爭讀曰諍

即日除劉栖楚諫議大夫景讓愷之

曾孫

李愷天寶末守東都死於安祿山之難愷直陵翻

廷老河中也

十二

月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胤同平章事

乙未徐泗

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

按唐會要上以元和四年六月九日生今王智興於十二

月請置戒壇預請之也

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

釋氏之法凡初

度僧尼皆請戒壇受戒其未受戒者謂之沙彌無知及
避征役者爭趨之泗州有大聖塔人敬事之故王智興
請於此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
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江淮尤甚智興家貲由此累鉅萬
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廉其至降誕日方
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是歲
回鶻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勒立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

諱湛穆宗長子也諡法夙夜警惕曰愍

寶曆元年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還御丹鳳樓赦天下

改元先是郭令崔發聞外喧罵問之曰五坊人毆百姓

先悉薦翻郭音戶罵
虛驕翻毆烏口翻

發怒命擒以入曳之於庭時已昏

黑良久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御史臺是日發與

諸囚立金雞下

唐制凡國有赦宥刑部先集囚徒於闕
下衛尉建金雞置鼓宮城門之右囚徒

至則擊之宣制
訖乃釋其囚

忽有品官數十人

玄宗天寶十三年內
侍省置高品一千六

百九十六人品官白身二千
九百三十二人皆羣閭也

執梃亂捶發破面折齒

徒梃

鼎翻白木梃也捶
止樂翻折面設翻

絕氣乃去數刻而蘇復有繼來求擊

之者

又復扶翻

臺吏以席蔽之僅免上命復繫發於臺獄

臺獄

御史臺獄也

而釋諸囚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

荒淫嬖幸用事

嬖卑義翻又轉計翻

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

乙卯升鄂岳為武昌軍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

使

考異曰皇甫松續牛羊日歷曰太宰既交惡黨潛

豫姦謀太宰乃元和中青衫外郎耳穆宗世因承和

薦不三二年位兼將相憲宗仙駕至瀾上以從官召知

制誥當時宰臣未盡兼職而獨綜集賢史館兩司出鎮

未盡佩相印而太宰同平章事出夏口夏口去節十五

年由太宰而加節焉太宰早孤母周氏治蕩無檢鄉里

資治通鑑

二十一

作後夫必訴於玄穹使其母為失行無適從之鬼上問
聖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識者乎作周秦行紀呼德
宗為沈婆兒謂審真皇太后為沈婆
此乃無君甚矣此朋黨之論今不取
中旨復以王播兼

鹽鐵轉運使

又復扶

諫官屢爭之上皆不納牛僧孺過襄

陽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服橐鞬候於館舍

橐姑勞

言將佐諫曰襄陽地高於夏口

鄂州謂

此禮太過公綽

曰奇章公甫離台席

牛弘相隋封奇章公僧孺其裔孫也故唐人以稱之宰相之位取象

三台故曰台

席離力智翻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上

遊幸無常昵比羣小

昵尼質翻狎也近也毗至翻黨也

視朝月不再三

朝直還

大臣罕得進見

見賢

二月壬午浙西觀察使李

德裕獻丹扆六箴

扆於豈翻

一曰宵衣以諷視朝希晚

朝直還翻

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

呼好

翻到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

讜音黨

五曰辯邪以諷信任

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畧曰漢驚流

湎舉白浮鍾

事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二年成帝諱驚音五到翻

魏叡侈汰陵

霄作宮

事見七十三卷魏明帝青龍三年明帝諱叡

忠雖不忤善亦不從

忤五

翻以規為瑱是謂塞聰

左氏外傳楚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曰不穀雖不能用吾慙

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犀犛兕象其可
盡乎其又以規為璜也韋昭注曰璜所以塞耳也言四
獸之牙角可以為璜難盡也而又以規
諫為之乎璜他句翻塞悲則翻下同防微箴曰亂臣

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辯

漢宣帝時霍氏外孫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亡在渭城界

夜玄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

觸瑟始仆

馬何羅事見二十二卷漢

武帝征和四年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

事見十七

卷漢武帝建元三年上優詔答之

上既復繫崔發於獄

復扶給又翻

事中李渤上言縣令不應曳中人中人不應毆御囚

旨敕

所囚繫者謂之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

赦後中人橫暴

橫戶孟翻

一至於此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

方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

易以政翻

諫議大夫張仲方

上言畧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

昆蟲而獨遺崔發

被皮義翻

自餘諫官論奏甚衆上皆不聽

戊子李逢吉等從容言於上曰

從十容翻

崔發輒曳中人誠

大不敬

律以對捍制使無人臣之禮為大不敬今崔發曳中使故先以此罪坐之

然其母故

相韋貫之之姊也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

下稼翻

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

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

何為不赦之

此以母子天性感發之易所謂納約自牖者也但逢吉以權數耳比毗至翻

即

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

勞力到翻

母對中使杖

發四十

三月辛酉遣司門郎中子人文冊回鶻曷薩

特勒為愛登里囉汨沒密於合毗伽昭禮可汗

羅魯何翻汨越

翻筆

夏四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

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

未量移者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

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

量移也

量音良處昌呂翻

上即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

長史

秋七月甲辰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播

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充而羨餘相繼

正入謂歲入有正額者羨

戈線翻

己未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艘

荆楚歲時記屈原以五月五日

死於汨羅人傷其死並以舟楫拯之至今競渡是其遺俗自唐以來治競渡船務為輕駛前建龍頭後豎龍尾

船之兩旁刻為龍鱗而絳繪之謂之龍舟植標於中流衆船鼓楫競進以爭錦標有破舟折楫至於沉溺而不

悔運材於京師造之計用轉運半年之費諫議大夫張

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 諫官言京兆尹崔元畧以諸

父事內常侍崔潭峻丁卯元畧遷戶部侍郎 昭義節

度使劉悟之去鄆州也以鄆兵二千自隨為親兵八月

庚戌悟暴疾薨子將作監主簿從諫匿其喪 考異曰

云悟八月十五日得病計是日便死故置此餘從杜牧書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

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

十二州地歸朝廷 謂殺李師道以鄆青等州歸朝廷也

年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 張汶事見上卷穆宗自謂

長慶二年汶音問

不潔淋頭

今人謂屎為不潔

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

不哭何以為人從諫恐悚不能對乃發喪初陳留人

武昭罷石州刺史為袁王府長史

石州漢縣石縣地唐置石州京師東北一

千二百九十一里袁王紳順宗子

鬱鬱怨執政李逢吉與李程不相悅

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人激怒之云程欲與昭官為

逢吉所沮昭酒酣對左金吾兵曹茅彙言欲刺逢吉

七刺

亦翻為人所告九月庚辰詔三司鞠之前河陽掌書記李

仲言謂彙曰君言李程與昭謀則生不然必死彙曰寬

死甘心誣人自全彙不為也獄成冬十月甲子武昭杖

死李仍叔敗道州司馬李仲言流象州茅彙流崖州彙于

貴翻工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

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

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史記周幽王愛褒姒褒姒不
好笑王欲其笑萬方終不笑

幽王為烽燧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
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

西夷犬戎攻幽王王舉烽火徵徵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
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享年不長事並見
前紀上曰

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庚寅幸

溫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言史

敬宗荒縱而悞諫

丙申立皇子普為晉王 朝廷得劉悟遺

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

上疏以為兵機尚速威斷貴定

斷丁亂翻下裁斷同

人情未一乃

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中外

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眾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効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惠未

加於人又此道素貧

言昭義一道素來貧薄不比他道豐富

非時必無優

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

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謂先人奪人之

心也

先悉薦翻左傳趙宣子之言使疏吏翻下同

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

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謀撓朝命

撓奴教翻又奴巧翻

其將士

必不肯從今朝廷久無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彼軍不曉朝廷

之意

彼軍謂昭義軍也

欲効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別

更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為之畫策虛張賞設錢數

軍士覲望尤難指揮

為于偽翻賞設猶言

伏望速賜裁

斷仍先下明敕

明敕猶言明詔斷丁亂翻下避稼翻

宣示軍衆獎其從來

忠節

言澤潞一軍自李抱真以來盡忠竭節於朝廷

賜新使繒五十萬匹使之

賞設

繒慈陵翻

續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

擇利而行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為不假攻討何

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畜兵刀

昭義巡屬

邢洛磁三州皆在山東

足明羣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

言帳下必有圖

從諫以為功者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

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

諫以金幣賂當權

者舊從諫傳曰李逢吉王守澄受其賂曲為奏請事有無難明今不取

十二月辛丑以從

諫為昭義留後劉悟煩苛從諫濟以寬厚眾頗附之

李絳好直言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

好呼到翻惡烏路翻上時

掌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廷尚書以下每月

當牙

牙牙參也

元和中伊慎為僕射太常博士韋諫上言舊

儀太重削去之

去荒呂翻

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

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為正宰相

唐初太宗為尚書令羣臣不敢居其位自是不除授以左右僕射為尚書省長官其任為正宰相所謂參議朝政參知機務同平章事雖皆宰相之職然非正宰相也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

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

定議者多從絳議

朝直遙翻下避稼翻

上聽行舊儀甲子以絳有

足疾除太子少師分司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

之藩鎮上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

數所角翻勞力到翻

密示以還

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

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

先悲

薦翻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緋衣裴字天上

能擒吳元濟其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

偶居第五岡第六岡橫亘如乾卦六畫之象裴度平樂里

第偶居第五岡程大昌曰宇文愷之營隋

都也曰朱雀街南北盡郭有六條高坡象乾卦六爻故

於九二置宮殿以當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

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觀及興善寺

以鎮其地劉禹錫賦看花詩即此也裴度宅在朱雀街

東自北而南則為第四坊名永樂坊畧與玄都觀東西

相對而其第之比觀基蓋退北兩坊不正相當也唐實

錄裴度在興元自請入覲李逢吉之黨有張權輿者排

之以為度名應圖識宅據乾岡不召而來其意可見蓋

權輿之所謂宅據乾岡者即龍首第五坡之餘勢也然

度之所居張說第在其西尤與玄都觀相近而張嘉貞

之第正在坊北何獨指度為占據
乾岡也小人挾私欺君皆此類
張權與上言度名應

圖識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

傳曰寶歷初度連

上章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乃相與為
謀欲沮其來張權與撰非衣小兒之謠傳於閭巷言度
相有天分名應謠識而韋處厚於上前解析權與所撰
之言按權與若撰謠言當更加以惡言不止云天上
口被驅逐觀此蓋民間先有此謠
權與因言度名應圖識非撰之也
上雖年少少詩悉察

其誣謗待度益厚度初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留客飲京

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

不應許所由官帖躡耳語

京尹任煩劇故唐人謂府縣
官為所由官項安世家說曰

今坊市公人謂之所由咤叱涉翻躡而涉翻咤躡細語口動而聲不遠聞

度笑而飲之栖焚

不自安趨出二月辛未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

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

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

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

或問當左

右白得印之時豈不可就詰其人以得印所自邪答曰晉公處此必有說請自詳度

人服其識量

上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上

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

宮闕及道中行宮

自長安歷華陝至洛沿道皆有行宮如華陰之瓊岳宮金城宮鄭縣之神

臺宮陝縣之繡嶺宮澠池之芳桂宮福昌之福昌宮永寧之崎岫宮蘭峯宮壽安之連昌宮興泰宮是也裴

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

來茲事遂廢

從千容翻難乃旦翻

今宮闕營壘百司解舍率已荒

弛

弛施是翻廢也

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

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

往亦可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

丁亥勅以修東都煩擾罷之

史言修東都之役非以羣臣論諫而罷特畏幽鎮之

稱兵而罷耳

召盧貞還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

先悲

薦翻

克融以為踈惡執留勅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

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

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

使

索山客翻

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

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

咆蒲交翻咆也哮虛交翻闕也踉呂張翻又音郎

久當

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

離力智翻

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

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

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

區處

處昌呂翻
分扶問翻

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

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

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

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

比毗
至翻

彼得此詔必蒼黃失

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

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立才人郭氏為

貴妃妃晉王普之母也橫海節度使李全畧薨其子

副大使同捷擅領留後重賂鄰道以求承繼

為文宗討李同捷張

本

夏四月戊申以昭義留後劉從諫為節度使 五

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

果如裴度之言

軍中立其

少子延嗣主軍務 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軍教

坊內園為擊毬手搏雜戲戲酣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

刻乃罷 已卯上幸興福寺

唐會要興福寺在修德坊本王君廓宅貞觀八年太

宗為太穆皇后追福立為弘福寺神龍元年改名元和十二年築夾城自雲韶門過芳林門西至修德里以通

於興福寺觀沙門文淑俗講

釋氏講說類談空有而俗講者又不能演空有之義徒以

悅俗邀布施而
已淑象呂翻

癸未衡王絢薨

絢順宗子
音翻縣翻

壬辰宣

索左藏見在銀十萬兩金七千兩悉貯內藏以便賜與

索山客翻貯丁呂翻
藏徂浪翻見賢過翻

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僧惟

貞齊賢正簡說上以禱祠求福

說式
尚翻

皆出入宮禁上信

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

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上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

至京師

潤州至京師二千
八百二十一里

上館之禁中山亭

館古
玩翻

朱

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與弟牙

內兵馬使載寧共殺延嗣并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

知留後九月數延嗣之罪以聞

數所具翻

載義承乾之後也

承乾太子長子以罪廢

庚申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妄奏李同捷

為軍士所逐走歸本道請束身歸朝尋奏同捷復歸滄

州史言史憲誠玩侮朝廷公肆欺罔

壬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

程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冬十月乙亥以李載義

為盧龍節度使十一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上遊戲無度

狎暱羣小

暱尼質翻

善擊毬好手搏

好呼到翻下同

禁軍及諸道爭

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

離力智翻

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

復扶又翻

力士或恃恩

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撻撻皆怨且懼十二

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瑞及

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

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

更衣衡翻

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裁

上於室內

年十八

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

續制以絳王悟權句當軍國事

絳王悟憲宗子句古侯翻當下浪翻

壬寅

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

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

簡梁守謙定議

唐末謂兩樞密兩中尉為四貴

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

自十六宅迎入宮也

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

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時事起蒼猝守澄等

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今一夕處置皆與之共議

處厚呂翻

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為辭處厚曰正名

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避又問江王當如

何踐阼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

詰去吉翻
難乃旦翻

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

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時不暇復問有司

復扶又翻

凡百儀

法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

見江王於紫宸外廡

見賢通翻

王素服涕泣甲辰見諸軍使

於少陽院

少陽院以地望準之當在宮城東北隅太子居之亦謂之東宮今按閣本大明宮圖少陽

院在浴堂殿東其北又有溫室宣徽清思太和珠鏡等殿不正

在宮城東北隅也考異曰魏謩文宗實錄見

軍使事承見百官下不
云別日今從敬宗實錄趙歸真等諸術士及敬宗時佞

幸者皆流嶺南或邊地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

更工衡翻

戊

申尊母蕭氏為皇太后王太后為寶歷太后是時郭太

后居興慶宮王太后居義安殿蕭太后居大內上性孝

謹事三宮如一

自此以後凡言工者皆文宗也

每得珍異之物先薦郊

廟次奉三宮然後進御蕭太后閩人也 庚戌以翰林

學士韋處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上自為諸王深

知兩朝之弊

謂穆敬兩朝也朝直違翻下同

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

儉

治直吏翻
去羌呂翻

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

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

量音良

有司

供宮禁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摠監冗食

千二百餘負

摠監苑
摠監也

停諸司新加衣糧

諸司內諸司也
衣糧敬宗濫恩

所加也

御馬坊場及近歲別貯錢穀所占陂田

占古
贍翻

悉歸

之有司先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

鏤郎
豆翻

敬宗之世

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

奇紀宜翻隻也唐制
天子以隻日視朝

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

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

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欲治之主不世出人

君初政儻有一二足以新民視聽天下之所望重矣然卒無以副天下之望者魏高貴卿公晉懷帝唐德宗文宗是也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上

本名涵卽位更名
昂穆宗第三子

太和元年春二月乙巳赦天下改元 李同捷擅據滄

景朝廷經歲不問

去年三月李同捷
擅領橫海留後

同捷冀易世之後

或加恩貸三月壬戌朔遣掌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

同志同巽俱入見

見賢通翻

請遵朝旨

上雖虛懷聽納而

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

復扶又翻

夏四月丙

辰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工再三慰勞之

力勞

到翻

忠武節度使王沛薨庚申以太僕卿高瑀為忠武

節度使

瑀音瑞

自大歷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其禁軍大

將資高者皆以倍稱之息貸錢於富室

倍者子錢倍於本錢稱者子本

相俸也稱尺證翻

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

至鎮則重歛以償所負

歛力

贍翻

及沛薨裴度韋處厚始奏

以瑀代之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帥所類翻鮮思淺翻少也

五月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以前
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為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
北節度使搆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
事丁丑加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睦成德王庭湊檢校
官鹽鐵使王播自淮南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
千計綾絹以十萬計六月癸巳以播為左僕射同平章

事 秋七月癸酉葬睿武昭懿孝皇帝于莊陵

莊陵在京北三

原縣西北五里

廟號敬宗

李同捷託為將士所留不受詔乙

酉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

糧以討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胤王

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義武

節度使張璠各帥本軍討之

璠扶元翻帥讀曰率

同捷遣其子弟

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

妓渠綺翻

戊午李載義執其姪并

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全畧為婚姻及同捷叛密以糧

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為謂憲誠無貳心憲誠遣親吏至

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

裴度封晉國公節度使為一道之主對其屬吏稱之為使主使疏吏翻處厚則不然但仰

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讀史者以為裴

度於是時毫及之矣韋處厚較聰明不惟不知度亦不知處厚矣一推心以待之一明法以示之此正寬嚴相

濟所以制御疆王庭湊為同捷求節鉞不獲偽翻乃助

之為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撓奴教翻又遣使厚賂沙陀酋

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受酋慈由翻冬十

月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

寅重胤薨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寰為橫海節度使

楊宗

長慶三年以晉慈二州為保義軍

從王智興之請也十二月庚戌加

王智興同平章事

二年春三月己卯王智興攻棣州焚其三門自元和

之末宦官益橫

橫戶孟翻

建置天子在其掌握

穆宗及上官所立

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

昌平劉蕡

黃符分翻

對策及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宜先憂者

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

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

之直

近其新翻
遠于願翻

輔相得以專其任

亮相息
亮翻

庶職得以守其

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摠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

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

曹節侯覽見漢桓
帝紀復扶又翻

又曰

忠賢無腹心之寄閭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

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

謂宦官弑敬宗而立王也春秋
穀梁傳曰定元年春王不言正

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
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

又曰威

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

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

微指為春秋之

語實蓋慮夫強藩首亂稱兵以逐君側惡臣為名者

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

自於諸侯

昭宗之世岐汴交兵以誅官官為名卒如劉蕡之言

又曰陛下何不塞

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

塞悉則翻屏必邪翻又卑正翻

制侵陵迫脅之

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

治於前當治於後

治直翻

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

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

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

謂趙高也高亦宦者也

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

謂外戚宦官貴意專指宦官

伏見敬宗皇

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

以杜其漸

蓋謂敬宗以荒暴喪身又恐上以仁弱不能制宦官也

則祖宗之鴻業

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

三五謂三皇五帝

又曰臣聞昔漢元

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

其畧見二十八卷漢元帝初元元年二年

其心

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

稱尺證翻紊音汶

國祚日衰姦

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

柄也

引漢元以為戒者蓋以帝之去奢從儉似漢元而優遊不斷亦類漢元也

又曰陛下誠

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

孚矣

孟行下翻

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

員立南司北司之局

百官赴南牙朝會者謂之外官亦謂之南司宦官列局於玄武門內

兩軍中尉護諸營於苑中謂之中官亦謂之北司

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

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

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

請

朝直遥翻

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勲階

兵部古夏官之職六軍工將軍大將

軍將軍統軍皆以養勲階

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

謂觀軍容

使及諸監軍使也

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

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

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

徒軼

結翻又音逸突也總先列翻

千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

朝直遙翻

張

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

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

難乃旦翻

豈先王經文緯武

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

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

寵哉

周禮一命受職後世以授初品官為一命

閏月丙戌朔史憲誠奏遣

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使升志紹將兵二萬五千趣

德州討李同捷

升苦堅翻按考異從升當音渠之翻二音皆姓也趣七喻翻考異曰實錄或

作于志治或作升志治今從之據考異紹舊紀作升志紹新紀傳作升志治

時憲

誠欲助同捷唐泣諫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違甲

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邵李甘杜牧馬植崔瑗王式崔慎

由等

邵曷閣翻與音余

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

中竹仲翻

考官左散

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

下物論囂然稱屈

囂虛驕翻宣也

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為蕡

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

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况臣所對不及蕡遠甚

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

使府御史

使府節度使幕府也御史幕僚所帶寄祿官亦謂之憲官

牧佑之孫植勛

之子

杜佑歷德順憲三朝位至公輔馬勛見二百三十卷德宗貞元元年

考異曰舊傳勛作曠誤也勛

事見德武起之孫慎由融之玄孫也王起見二百四十卷

宗寶錄年崔融以文章顯於武后朝夏六月晉王普薨辛酉謚悼懷太子

初蕭太后幼去鄉里有弟一人上即位命福建觀察

使求訪莫知所在有茶綱役人蕭洪凡茶商販茶各以若干為一綱而輸

稅于官自言有姊流落商人趙鎮引之見太后近親呂璋

之妻鎮指忍翻亦不能辯與之俱見太后上以為得真舅甲

子以為太子洗馬為蕭洪詐覺流死張本洗悉薦翻峯州刺史王升

朝叛唐辰安南都護武陵韓約討斬之舊志峯州至京師一萬一千五

百里宋白曰峯州治嘉寧縣漢麓泠縣地武陵漢臨沅縣之地隋置武陵縣唐帶朗州朝直遙翻

王

庭湊陰以兵及鹽糧助李同捷上欲討之秋七月甲辰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殷侑獨以為廷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已已下詔罪狀廷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聽其自新

九月丁亥王智興奏拔棣州李寰自晉州引兵赴鎮

不戢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

索山客翻

庚寅以寰為夏綏節度使

夏戶雅翻

甲午詔削奪王廷湊

官爵命諸軍四面進討 加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綏

節度使傅良弼為橫海節度使 岳王緄薨

緄順宗子 音古本翻

庚戌容管奏安南軍亂逐都護韓約 冬十月洋王

忻薨

忻憲宗子

魏博敗橫海兵於平原遂拔之

敗補 邁翻

十

一月癸未朔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寨

拔之

同捷築寨於滄州西以抗官兵以堅固為名

又破其兵於寨東時河南

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

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為之耗弊 傅良弼至陝而

薨

陝失
冉翻

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為橫海節度使

甲辰禁中昭德寺火

天火曰災
人火曰火

延及宮人所居燒死者

數百人 十二月丁巳王智興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

濟河破無棣

無棣古齊國之北境周封太公賜履所至
也漢為陽信縣界有無棣溝通海唐為無

棣縣屬滄州九域志
在州東南一百七里

壬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

厚薨 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

博大將元志紹

說式
芮翻

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

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命諫議大夫柏

著宣慰魏博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紹 戊寅以翰

林學士路隋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辛巳史憲誠奏

元志紹兵屯永濟

代宗大歷七年田承嗣分魏州之臨清置永濟縣屬貝州

告急求

援詔義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

帥讀

率曰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三